

親暱愛意，盡在筆端。云：「燕子斜陽來又去，如此江山」。隨着饒公的畫作遊歷香港，可見他對香港的不同，特別指出：「雖然饒教授認為他的繪畫是和他的學術互相配合及增益，但他較了饒公繪畫世界與繪畫香港的不同，也比較饒公與其他南來文人藝術家對香港描繪遍及世界多處，也下筆描繪各處風光，但他筆下的香港卻尤為不同。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（藝術）鄧偉雄在《香江情懷：饒宗頤教授筆下的香港風光》一書中，比故鄉隨腳是，足到便為家。」國學大師饒宗頤曾有詩如此寫道。一生中，饒公足



■饒宗頤文化館中一方蓮池是饒公繪畫的靈感來源。



■通往鄧志昂樓的中式石碑坊。



■饒宗頤畫作《荔枝角海灘》



饒公的畫作中，亦記錄不少在香港各處的舊日生活足跡。

薄扶林荔枝角 重溫往昔回憶

一幅《荔枝角海灘》，讓人驚問，荔枝角還有海灘？畫作作於2004年，那時的荔枝角當然不見海灘，饒公乃翻看昔日寫生稿，乘興憶寫地區風光。「荔枝角海灘，就是舊時回憶，現在已經全部填海了。」鄧偉雄回憶，荔枝角海灘是他兒時旅行游水的地方，附近的荔園遊樂場曾是香港規模最大型的遊樂場，是五六十年代兒童熱門的遊玩地。80年代填海後，海灣逐漸演變成現在荔枝角公園及美孚新邨的一部分，如畫作中的寫意海域已經不復見，正如饒公在畫作上所題：「遊人嬉水處，今已崇樓疊屋，非復曩觀矣。」

1952年至1968年間，饒公在港大任教，辦公地點是位於港大薄扶林本部校園的鄧志昂樓，2003年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正選取了此樓作為館址，門外矗立着饒公親筆書寫的「慈悲喜捨」大字木刻對聯。2003年成畫的《薄扶林雨中》正是饒公對港大任教日子的回望。畫上有題為：「曩歲執教港大，寓居薄扶林，輒步此小徑，去今近半世紀矣。」鄧偉雄認為，畫作特別之處，是綜合了宋人法常、梁楷及元黃公望、倪雲林的樹法。這兩種畫法迥異，卻被饒公自然融合在畫作中，以大寫意大潑墨的方式，記錄大雨滂沱中，樹影婆娑掩映下的小徑，可見饒公對古人筆法的純熟駕馭。

屯門山水 尋禪師遊蹤

翻看饒公的畫作，會發現他對好幾個地點的風景情有獨鍾，屯門就是其一。

饒公研究佛學，又對香港的歷史有頗深涉獵——這在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中的〈史學〉篇可見一斑。他喜歡記錄屯門景色，就與自身的研究興趣有關。相傳魏晉南北朝的杯渡禪師曾在屯門青山灣登岸，之後沿青山而上。鄧偉雄回憶道，饒公曾研究杯渡禪蹤，時常去屯門尋找遺蹟，「那時的屯門和現在完全不同，所以我們看他筆下的屯門，現在卻認不到了。」

2006年的《金繪屯門舊景》是其中頗為特別的一幅，山水以金色勾勒於磁青紙上，顏色對比強烈，不是尋常山水畫的風格。在畫作上，饒公正有題：「屯門杯渡禪師登岸處。」將其史學探究記錄於繪畫中，又以中國畫抽象的筆法記錄眼前風光。還有一幅《屯門帆影》，山石嶙峋，遠處見一小船，畫作上有饒公關於屯門的長句「屯門曷曾高，青山繚白日。波濤汨沒處，舟楫猶百十……」最後又說：「今此地重樓疊屋，非復昔日景象。」在鄧偉雄看來，饒公時常感嘆，杯渡禪師曾居住過的寺院，以及有關他的碑記，種種遺蹟，現在都已湮沒，故憶寫畫作時忍不住發出慨嘆，亦通過這一畫作，留存他對屯門昔日的印象。

心經簡林 鍾情大嶼山美景

說起饒公，最為聞名的地點，怎能少了「心經簡林」？

2002年，饒公書寫了大型的《心經》，隨後，港府計劃將筆跡刻在38條木柱之上，打造成香港日後的標誌性文化地點，命名為「心經簡林」。建設時，饒公時常到現場觀看，2006年，東涌纜車啟用，饒公還專程乘坐纜車上山觀看，回來後就創作了畫作《心經簡林》。鄧偉雄說，饒公很喜歡大嶼山，經常去遊歷，他常去的有個地方，可以從大嶼山望向海，現在也變了。《心經簡林》用平遠構圖法描繪大嶼山景色，畫作右邊遠處可見的木條就是建好的「心經簡林」。

■饒宗頤教授作畫中。



■饒宗頤畫作《薄扶林雨中》

■饒宗頤畫作《金繪屯門舊景》